

实事求是以本真还原生活照亮世界——浅析电视剧 《山花烂漫时》的现实意义

王战国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 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 近期, 根据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 在央视频道和腾讯网络平台上映。影片一经上映就获得了受众的一致好评, 其实在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上映之前, 与其相同题材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已经上映一年, 但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后褒贬不一, 而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播出后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究竟是怎样吸引观众的,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本真; 实事求是; 还原生活

DOI: 10.69979/3041-0673.24.6.023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是由费振翔执导, 创作总监李行, 袁子弹、丁涵等编剧, 宋佳领衔主演, 聂远等特别出演的当代农村教育题材剧。本剧围绕时代楷模张桂梅(宋佳饰)创建华坪女子高中时遇到的坎坷和艰辛展开叙事。于2024年9月10日在央视一套首播, 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一经上映就以其本真吸引了广大受众, 凭借编剧扎实的剧本、感人的剧情、导演娴熟的场面调度、演员过硬的表演迅速走红。豆瓣网近10万人给该剧打出了9.4的高分^[1], 一度超过影视剧《觉醒年代》, 成为本年度最高分国产电视剧, 开创了电视剧的新局面, 打开了影视剧的新样态。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说:“形成悲剧动作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 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出发点, 是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 首先是夫妻, 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 其次是国际政治生活, 公民的爱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 第三类是宗教生活。”^[2]文本的矛盾冲突不仅仅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而且艺术的创作应当尊重客观现实, 实事求是, 遵循创作规律, 在现实中汲取力量。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立足于现实生活, 重点围绕张桂梅的先进事迹展开叙事, 创作出真实可感的人物, 艺术化的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真实的人物生活质感是一部剧的根本, 对先进人物事迹的展现, 尤其应立足于人物现实世界中经历的, 具有生活质感的真实事件。以本真的创作手法抛开其附加的光环, 用普通人的视角进行

有效的艺术加工, 从微末之处着手构建于平凡之中彰显伟大精神的人。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讲述了人民教师张桂梅为改变大山深处贫困家庭女孩的命运, 靠着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克服了建校过程中遇到的师资、招生、经费等重重困难, 在张桂梅精神的引领之下, 来自于大山深处的孩子们紧紧抓住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 努力学习,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大学。张桂梅和她一同战斗的同事们, 通过自己的默默奉献, 改变了来自大山深处无数贫困女孩的命运。她始终以坚韧执着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 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以忘我的精神在教育战线上辛勤奉献, 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来自大山深处每一个女孩的梦。

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在其著作《闲情偶记》提出“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创作理念,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即是如此。总编剧袁子弹和其创作团队耗时两年, 经过大量的采访和采风, 搜集了丰富且真实的生活素材, 删繁就简呕心沥血才写出二十三集的电视剧剧本。其以“创业剧”的故事模式, 艺术化的重点展现人民教师张桂梅在建立华坪女高的过程遇到的困难坎坷。文本中所呈现的困难, 人物所遇到的阻碍, 是曾经确实存在的, 而非源于剧作者闭门造车般的空想虚构。本剧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都是来源于现实世界, 建立在真实的人物基础之上。在角色的构建中, 其创作的重要依据有两个: 一个是来自对已毕业生的采访和学生家庭走访;

另一个是张老师提供的一本非常珍贵的小册子，其中记录了她和学生的100个小故事。根据这些材料，创作团队最终确立了001号学生谷雨、“人狠话不多”的蔡蔡、“小哭包”校花柳细莺、“男孩子气”的宁华等几个典型的学生形象。正因为编剧创作团队实事求是，以“本真”之心努力还原生活，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足以撼人心魄的故事。

编剧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着眼于现实生活，以春秋笔法塑造人物。文本细致入微生动的刻画了剧作中每一个角色。在剧本冲突的设置中，故事精彩与否与人物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鲜明的人物性格及明确的人物动机是推动剧作前进的重要因素。在《山花烂漫时》文本中，基本上每一个人物的动机都有迹可循有据可依。如女主角张桂梅作为一号人物，她所有的行动都源自于她的信仰和情怀——因自己本就是女子，对大山深处底层女孩的遭遇感同身受，为了改变底层女孩的命运而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倔强而乐观的她总能够想办法克服重重阻碍，彰显了她英勇无畏的魄力和智慧的人格魅力。

而在次要人物的塑造上，其行动的内在逻辑依然经得起推敲。如在塑造教育局局长周善群（聂远饰演）和主管教育的马永强副县长（姜超饰演）时，二者的人物形象并不同于往常影视剧中塑造的人物角色；文本打破了影视剧一旦涉及管理层面的优秀官员，就是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窠臼，而在微末之处对人物台词进行生活化的处理，以此来塑造具有烟火气息充满生活质感的人。周善群和马永强作为张桂梅的直接领导，得知张桂梅要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消息时，两个人作为基层官员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二人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佛系”心态处理此事。在二人对话中，以台词推动剧情，发挥了台词的潜在动作性。周马二人貌似是共同合作，然而却又貌合神离，面对创办女高之事都打着各自小算盘，相互交锋，但是在大大非面前，二人并不糊涂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体现出基层管理人员的担当精神，始终在关键时刻给予张桂梅最大的支持，与主角张桂梅构成了一种稳固的“铁三角”关系，使张桂梅把不可能之事变成了可能。如在张桂梅面临女子高中二百万元启动经费即将用尽，到处拉赞助四处“化缘”

的时候，周马二人想办法联系老同学省委秘书小吴（王子睿饰），乃至于不惜前程，私自开车去找正在一线视察的省委副书记刘青永（郭涛饰），虽然并未成功，但是二人出于公正之心为民请命的精神却感人肺腑。

文本在小人物小角色上也不惜笔墨，使人物性格行动动机合理化。如文本一开场即出现的谷雨父亲谷老三，为了三万块钱将尚未成年的谷雨当成商品一般嫁人；文本中媒婆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价值观念，看似有理有据却又稍显愚昧，女娃子长大理所应当嫁人的人物动机，都是神来之笔。

编剧的创作是一度创作，然而影视剧的二度创作也是非常重要的。^[3]剧本作为一剧之本，为导演和演员及影视制作人员提供了创作的蓝本。导演对整个影视剧的创作方向具有决定作用。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导演以其厚实的视听功底，精彩纷呈的场面调度，恰到好处的音乐，娴熟的创作技巧，营造出影像妙不可言的本真之美。本剧一开场即以轻灵飘逸的天籁之音奠定了本片幽默风趣的感情基调，以轻描淡写的场面调度直面生活的苦难，将原本苦涩的生活诗意化了。一群可爱的小羊在悠闲的吃草，山清水秀的大自然中二位妇女骑着一辆红色的小摩托缓缓驶来，一个大远景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在张桂梅二人走过村庄遇到一位刚生完孩子的妇女身边，即以空境转场，镜头从远处大山摇下青瓦铺就的屋顶下传来猪的哼哼声，躺在猪圈旁手持酒瓶不省人事的男子，年轻的小女孩手提水桶走过其身旁喂猪……故事开始叙事，导演凭借简短的几个镜头，用四分三十秒的时间，即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导演以其深厚的视听功底不费笔墨不着一字尽得影像之风采。

演员的表演以本真努力还原人物，还原生活。^[4]——如演员宋佳在采访时所说：“导演和制片人找我演张桂梅老师的时候，我心里不太有底，就说先看看剧本……导演跟我说，拍这部剧的初衷，就是要还原张老师。张老师什么样，我们就拍成什么样，演成什么样……面对崇高、有光环的人，我们一般总带着仰视的视角。但如果这么演，人物就可能离大家太远。在我看来，张老师是很可爱、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为什么全国人民热爱

她？首先是她的事迹令人感动，但更重要的是她的人格特质。我想从表演上还原出真实、可爱的张桂梅。”表演是二度创作中的重中之重。角色的选择和演员对于角色的定位至关重要。本剧的表演以走进人物的内在本真，贴近生活贴近人物的艺术手法，完美的塑造了鲜活生动可亲可爱的真实可感的张桂梅形象，进一步获得了观众对时代楷模张桂梅的认可。宋佳本真的演出走进了角色，拉近了受众与英模的距离，呈现出艺术本真之美。

结论

毫无疑问，影视剧《山花烂漫时》是美好的新时代征程中，艺术工作者以本真之心积极投身创作，用精诚之志酝酿出一朵绚烂的艺术之花。本真的还原了时代楷模张桂梅及其同志共同奋斗共克时艰的先进事迹，以其英雄本色彰显了时代之光，照亮了人民前行之路，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梦想。一如演员宋佳所说：“要我说，塑造角色像是一个接力。编剧是第一棒，他们提供了非常高水准的文本，创作土壤就有了；第二棒是导演，把文字翻译成影像，用他的乐观幽默为剧集加分；后面才是演员。好的作品都是集体创作的胜利。”受大众欢迎的影视剧，一定是集集体之智慧，创作团体精诚团结精诚所至呕心沥血之结晶。立足于本真之心，实事求是，坚守创作初衷，才能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大道上行稳致远；立足于人民，本真还原生活，于微末处书

写家国情怀，艺术之花才能在时代的沃土中常开不败；立足于时代，奋力纪录当下，于无声处听惊雷，常青藤才能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长青。



参考文献

- [1]董凌山. 如何编织故事[J]. 曲艺, 2015.
- [2]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284页
- [3]孙婕, 黄莺. 中国版《深夜食堂》电视剧翻拍悲剧: 植入式广告的文化失衡[J]. 艺术评论, 2018(3):9. DOI:CNKI:SUN:YSPL. 0. 2018-03-026.
- [4]戴嘉枋. 复苏与再沉沦——论“文革”期间《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创作[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4(4):71-84. DOI:10.3969/j.issn.1001-9871.2004.04.009.